

低调，低调.....

大会毕，心潮起。

新时代已然开启，我和你见证历史。

而台上的那四个人，却是在创造历史。

一百年后的中国历史书，会用怎样的篇章给他们树碑立传呢？

那一位会是力挽狂澜威服四夷的汉武帝吗？

这一位该是铁腕反腐救场数次的狄仁杰吧？

那一位会是舌战群儒富国有术的桑弘羊吗？

这一位该是运筹帷幄三代帝师的诸葛亮吧？

这四个人，注定要在历史上凿下属于他们的名字。

然而，就是这些注定要名垂竹帛的人，却都有着低调的过去.....

刘先生是位既高调又低调的人。

说他高调，是因为他在中国经济决策中的地位吃重。

他曾为三任董事长起草过经济讲稿，我们在中央文件里耳熟能详的名词术语“顶层设计”、“供给侧改革”，就出自他手，而早在1994年，还只是产业政策司副司长的他，成功推动国家设立“政策性银行”，说刘先生是“一言兴邦”，不为过也。

然而，真实的刘先生，实际上是一个很低调的人。

在某人还未说他对我很重要之前，身处庙堂之高的刘先生，是一枚安静的美男子。

经济学界一直是个热闹的地方，经济学家一直是热闹的群体，中国更是一直有凑热闹的习惯。从吴敬琏厉以宁樊纲，到郎咸平茅于軾，每次学派话事人的论战都很吸睛，然而这一切仿佛和刘先生无关，他似乎是学术界的好好先生，从不轻易臧否人物。在92年关于市场主义的论战中，身为市场派的他恰好在美国进修，如他所愿的避开了那次论战。

即使是在刘先生一手发起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里，他的主场里，刘也很低调，以至于很多人都把50人论坛与樊纲挂钩，忘记刘才是第一发起人。

吴敬琏对刘的评价挺隐晦：“刘的特点很明显，他能鼓励学者们发挥专长，独立地对经济问题发表咨询性意见，长于集思广益。”

是的，“鼓励别人发言，长于集思广益”，吴敬琏的弦外之音，就是刘从不轻易抛出观点，很少与人针锋相对。

除了那次在通货膨胀应对政策中，对货币主义者提出异议外，纵览刘的历史，他的确就没有再发出过

异议了。

的确很低调。

怪不得早在99年，就有舆论称刘是“具有政治宿将气质，不显山不露水，低头做人，高调做事，**绝不搅在漩涡中心，绝不跟人产生正面冲突**”。

高处不胜寒，也许，刘先生就是因为低调，才能在高处保得平安吧。

然而，低调成就了他，低调也限制了他。

在某人需要刘先生从幕后走到台前，以此分权府院的时候，刘先生无可避免的进入了漩涡中心，也不可避免的和总经理产生了正面冲突，这时刘先生就不能再低调了。

因此，心思慎密的某人，开始有计划地“**包装**”刘先生。

13年5月，上台不过数月，在于外宾的会晤中，某人特意说了一句：“**他对我非常重要。**”

刘因这几个字身价倍增，以这种不同寻常的方式进入了国内外关注视野。

15年到16年，“权威人士”在人民日报头版上横空出世，从五问“中国经济形势”到七问最近火热的“供给侧改革”，再到中国经济的L型走向，权威人士一时成为公众追逐的热点。

特别是最后，中国经济不是U型走向而是L型走向的文章，是“**绝不跟人产生正面冲突**”的刘先生，第一次这么直接反驳别人观点。

当了半世好好先生的他，看起来人畜无害，却一日翻脸，跃上了府院之争的大擂台。

18年1月达沃斯论坛，刘代表中国出席，并以负责任的口吻向世界宣布：“**中国改革开放会超出国际预期。**”这句话让他的名字响彻国际，并成功铺垫了18年的大会。

从13年的闪亮登场到16年的跃上擂台，再到18年的亮相国际高调发言，低调了几十年的刘，是再也不低调了。

曾经“绝不搅在漩涡中心，绝不跟人产生正面冲突”的刘，当了半辈子低调先生，如今站在擂台中央，面向对手跃跃欲试，其变化之大，爆发之强，令人瞩目。

古人云：“猛虎欲扑先低头”，诚如是也。

也像祁祁说的那句话一样——

一个人可以有多忍，爆发的能量就有多强

与低调的刘先生比，王教授就更低调了。

王是新权威主义理论的奠基人，这个理论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很是热门，被国内知识分子大加批判。王作为理论的第一发起人，在该理论兴起后却本来会承受成吨的攻击，然而他很低调，矢口否认自己的那篇文章是新权威主义理论的起源。

也因此，他没有像北派的吴稼祥和南派的萧功秦那样，因力挺新权威主义而成为当时的过街老鼠。

犹记得当时有人拿着王的文章问王：“你这不就是新权威主义嘛，为什么不标题？”当时只有30岁出头的王，以超乎年龄的政治成熟说到：“**共产党只会承认一个主义。**”

王先生很了解领导人的心理啊，在说完那句话后的不久，有人向太宗汇报思想界流行的新权威主义思潮，太宗的回答是：“**我就是这个主张，但是不必用这个提法。**”

“共产党只会承认一个主义。”、“我就是这个主张，但不必用这个提法。”

这彰显了王的精准判断，验证了王的政治智慧。

当新权威主义者吴稼祥萧功秦成为思想界的过街老鼠，王教授在上海，因其理论被军师拜为座上宾。

入京后的王，为最高领导人起草文件，然低调依旧，甘于幕后，不让别人宣传他自己，没有扬名立万的心思，再加上清心寡欲，一心做事，在政治旋涡中，他才得以历经三朝而不倒。

当然，皎皎者易污，即使王教授如此低调，事儿也还是有的，然而，王教授向我们展示了什么叫忍。

不管是集体会议上一而再的深刻检讨，还是几次进谏的点到为止，不管是对思想理论的绝不贪功，还是面对削权对校长职位的拱手相让，王教授向我们一一展示了高层政治生活的生存智慧。

古人云：“伴君如伴虎”，这句话他该是深有体会吧。

低调，是王道啊。

老同志的低调，却是和王教授刘先生截然不同的。

作为中国的跨界王，正气凛然铁面无私的老同志，之前却是个“人际关系户”。

曾与老同志合称为“四君子”的黄江南回忆和老同志共事的时候，他说道到：“每次我们共同写文章，核心主题总是他提出的，然而，文章发表的时候，他从来不署自己的名字。”

相比现在有些领导，下属写了文章，他不仅要署名，还恨不得把别人的东西说成是他的。两相对比之下，差距太大了。

他不仅不贪功，而且还乐于助人。

九号院里曾流传着一个调侃“四君子”的顺口溜：“**翁永曦的脑子黄江南的嘴，朱嘉明的文章王XX的腿。**”在九号院同志的记忆中，每当需要打印文件，或者送报告，老同志就主动跑腿，很勤快，毫无架子，因此顺口溜里说“**朱嘉明的文章王XX的腿**”

他的朋友回忆：“同事、朋友们找他帮忙或议事，总是很热心，骑个小摩托，挺忙乎，累得跟驴狗子似的。”

老同志不仅乐于助人，更十分善于协调人际关系。

早在插队的时候，村支书就说：“那时哪个队的知识青年闹意见、打架，就叫他去，去开开会，让他去调解调解。”从农村调回城市后，一个城市有几十个小圈子，有的相互友好，更多的是相互敌视，只有

老同志和这几十个小圈子都有交集，成为受大家欢迎的人，也因此，能收获各个圈子的信息，有人回忆道：“在当时西安对政治感兴趣的青年人中，他是敏感政治新闻的重要来源。”

功劳给别人，苦差抢着来，本领超群，又善于与人交际，他的成功，真不是偶然。

他的成功不是偶然，他的落幕却是必然。

帝王思想在，伴君如伴虎，劝君要低调，功高莫盖主。

这篇文章的题目，送给老同志，也希望老同志能向王教授借鉴一二。

尽完人事，各安天命吧。